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一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虞書

堯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傳言聖德之遠著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傳遜遁也老使攝遜禪之作堯

典音義

堯聰于公反思息嗣反又如字下同著張處

反遁本作遜徒遜反退也  
避也禪時戰反讓也授也

疏

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  
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

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彙飲十一篇共序其咸又四篇同序其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徂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序者以序別行辭為形勢言昔日在於帝號免之時也此免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即文也又神智之運深敏於機謀即思也聰明文思即其聖性行之

於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正於天下而遠著德  
既如此政化有成天道沖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  
適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作  
堯典之篇言昔在者鄭玄云書以堯為始獨云昔在  
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自下  
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為稱故曰使若無先  
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也言帝者天  
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  
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  
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若然聖人皆能同天故曰大  
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即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  
者以三王雖實聖人內德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  
其聖用遜迹為名故謂之為王禮運曰大道之行天  
下為公即帝也大道既隱各親其親即王也則聖德  
無大於天三皇優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三皇亦不  
能過天但運同天之名以為優劣五帝有為而同天

三皇無為而同天立名以為優劣耳但有為無為亦  
逐多少以為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  
帝然天之與帝義為一也人主可得稱帝不可得稱  
天者以天隨體而立名人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  
稱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稱  
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不得云帝子  
也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  
配為義既舜為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  
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  
文以為義不為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似堯舜及禹與  
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於下亦云虞氏舜  
名與孔傳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  
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為號諡之名  
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諡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  
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為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  
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不云

堯舜是名則堯及舜為非名於是明矣既非名而放  
勲重華文命蓋以為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鄭知名  
者以帝繫云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  
情記意必有義者蓋運命相符名與運接所以異於  
凡平或說以其有義皆以為字古代尚質若名之不  
顯何以著字必不獲已以為非名非字可也諡周以  
堯為號皇甫謐以放勲重華文命為名案謐法翼善  
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謐也故馬融亦云  
謐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  
是謐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謐法故疑之將由謐法  
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為謐後來所加  
故或本曰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檀弓曰死謐周  
道也周書謐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  
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為謐謐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  
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謐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  
為死謐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

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謚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又改名為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為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說之曰堯者釋名以為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八顯升所謂為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為公此所以出衆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聰達為聰見微為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為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為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



美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下舜典  
直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  
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言光  
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也不於此訓光  
者從經為正也下將遜于位傳云遜適者以經無遜  
字故在序訓之傳正義曰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  
光宅天下老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遂禪之者解讓  
于虞舜也以已年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  
卽讓也言攝者納於大麓是也禪者汝陟帝位是也  
雖舜受而攝之而堯以為禪或云汝陟帝位為攝因  
卽直言為讓故云遂也鄭立  
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 堯典傳言堯可為百代常行之道疏

正義曰序已  
云作堯典而

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  
題故諸篇皆重言本目而就目解之稱典者以道

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卽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為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總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為後代常法故以經為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通最為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大宰六典及司冠三典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曰若稽古帝堯傳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傳勳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傳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

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

**音義**

放方往反注同徐云鄭王如字勲許云反功也馬云放勲堯名皇甫謐同一云放勲堯字欽明文思

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被及寄反徐扶義反聞音問本

亦作問疏正義曰史將述堯之美故為題目之辭曰能溢音逸順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

考古道之事曰此帝堯能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化心意恒敬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敏以

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在於己身則有此四德其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敢侮讓則

人莫與爭由此為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下地言其日月所照霜露

所墜莫不聞其聲名被其恩澤此即稽古之事也傳正義曰若順釋言文詩稱考卜惟王洪範考卜之事謂之

稽疑是稽為考經傳常訓也爾雅一訓一也孔所以約  
文故數字俱訓其末以一也結之又已經訓者後傳多  
不重訓顯見可知則徑言其義皆務在省文故也言順  
考古道者古入之道非無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  
其事之是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否  
順是不順非也考古者自己之前無遠近之限但事有  
可取皆考而順之今古既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得盡  
行又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  
說攸聞是後世為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須順古若  
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災若宋襄慕義  
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考之失故美其  
能順考也鄭立信緯訓稽為同訓古為天言能順天而  
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惟堯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  
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天合德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  
同之哉書為世教當因之人事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  
古之為天經無此訓高貴鄉公皆以鄭為長非篤論也

勲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稽古之事放效上世之功  
卽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勲放其功而已傳兼言化者  
據其勲業謂之功指其教人則為化功之與化所從言  
之異耳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  
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孔無明說當與之同  
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凡是臣人王者皆須安  
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者則下文九族百姓  
萬邦是也其敬明文思為此次者顧氏云隨便而言無  
義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舜典云明四目達四聰先明  
後聰故知無例也今考舜典云濬哲文明又先文後明  
與此不類知顧氏為得也允信格至釋詁文克能充  
釋言文在身為德施之曰行鄭玄云不懈於位曰恭推  
賢尚善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言堯德此言堯行故  
傳以文次言之言堯既有敬明文思之四德又信實恭  
勤善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傳其德音故其名遠聞旁  
行則充溢四方上下則至于天地持身能恭與人能讓

自己及物故先恭後讓恭言信讓言克交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為也傳以溢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內外相對之言故以表為外向下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無復限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於遠處王謂四方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宜先及於人後被四表是人先知之故先言至人後言至于上下言至於天地喻其聲聞遠耳禮運稱聖人為政能使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名聞遠達使天地效靈是亦格于上下之事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傳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傳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

時雍傳昭亦明也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

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音義

九族工自高祖下至五孫凡九族焉鄭同

黎力疏

正義曰言堯能名聞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今反陳之言堯之為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

已施化以此賢臣之化先令親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

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能使

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是安天下之當安者也傳正義曰鄭立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

又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為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

高祖立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立孫是為九族同出高曾皆當親之故言以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

為五以五為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  
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服  
不過總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諸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  
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  
百姓謂百官族姓萬邦謂天下衆民自內及外從高至  
卑以為遠近之次也知九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  
族次及百姓百姓是羣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民  
若是民之九族則九族既睦民已和矣下句不當復言  
協和萬邦以此知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待臣  
使之親者此言用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疏其骨肉者  
乎若以堯自能親不待臣化則化萬邦百姓堯豈不能  
化之而待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非徒使帝親之亦  
使臣親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既已  
義同故訓既為已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  
句乃有衆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隨  
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為



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為其姓令其收歛族親  
自為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  
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  
唐虞之世經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  
官五十後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共文非九族  
之事傳以此經之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  
云化九族而平和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薰之以德  
義平理之使之協和教之以禮法章顯之使之明著釋  
詁以昭為光光明義同故訓協為合也黎衆時是釋詁  
以協為和和合義同故訓協為合也黎衆時是釋詁文  
雅和釋訓文堯民之變明其變惡從善人之所和惟風  
俗耳故知謂天下衆人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人  
俗大和即是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相類古史交互立  
文以親言既睦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時雍睦即親也章  
即明也雍即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  
平百姓使之明正謂使從順禮義恩情和合故於萬邦

變言協和明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之也但九族宜相親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盡和協各因所宜為文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上化則九族既睦百姓昭明亦是變上故得睦得明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傳重黎

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

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厯象

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音義

羲和馬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吳胡老反重直龍反少昊之後恭高陽之後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

降婁亥曰姬訾子  
曰玄枵丑曰星紀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傳宅居也

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  
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寅賓出日平秩  
東作傳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  
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傳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  
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  
以推季孟則可知厥民析鳥獸孳尾傳冬寒無事並入

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

化曰孳交接曰尾音義

嶋音隅馬云嶋海嶋也夷萊夷也尚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鑊

陽音陽谷工木反又音欲下同馬云陽谷海嶋夷之地

名曰出於谷本或作日出於陽谷陽行字寅徐以真反

又音夷下同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從也出尺遂反又如

字注同平如字馬作革音庚反云使也下皆放此秩如

字中貞仲反又如字殷於勤反馬鄭云中也宿音秀下

同見賢遍反下同析星歷反孳音字乳儒付反說文云

人及鳥生子申命義叔宅南交傳申重也南交言夏與

曰乳獸曰產

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平秩南訛敬致

傳訛化也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

傳訛化也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

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曰永星火以正仲夏傳永  
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  
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厥民因鳥獸希革傳因  
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  
少改易革改也音義重直用反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傳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  
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寅餞納  
日平秩西成傳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

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傳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立武之中星亦言  
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厥民夷鳥獸毛毳傳夷  
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毳理也毛更生整理音義武味  
內反冥莫定反錢賤衍反馬云減也減猶沒也毳先  
典反說文云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

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傳北稱朔亦稱方言  
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  
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

總言義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曰短星昴

以正仲冬傳曰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

並見以正冬之三節厥民隩鳥獸氄毛傳隩室也民改

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與毳細毛以自溫焉

音義

別彼列反下同隩於六反馬云煖也氄如勇反徐又而充反又如充反馬云溫柔貌辟音避與如充

反本或作濡音儒毳尺銳反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

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傳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

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為六日

是為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  
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厯象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傳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厯

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歎其善音義

其聲

器反莽居其反下同旬似違反十日為疏正義曰上言

疏

正義曰上言

旬匝子合反釐力之反熙許其反興也疏能明俊德又  
述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如上所陳但聖不必獨理  
必須賢輔堯以須臣之故乃命有俊明之人義氏和氏  
敬順昊天之日命厯此法象其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  
述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為一歲之  
厯乃依此厯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其總為一歲之  
厯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舉總目更別序之堯於義和之



內乃分別命其義氏而字仲者令居治東方嵎夷之地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義仲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日出於東方令此義仲恭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序東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勤種植於日晝夜中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內其時之民宜分析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獸皆孕胎卵孳尾匹合又就所分義氏之內重命其義氏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分南方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次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長晝漏最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已殖農事尤煩其時之民老弱因共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獸羽毛希少變改寒時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居治西方日所入處名曰昧冥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西方之事

而日入在於西方令此和仲恭敬從送既入之日平均  
次序西方成物之事使彼下民務勤收斂於晝夜中分  
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  
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未苗秀實農事未闕其時之  
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獸毛羽更生已稍整治  
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  
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治之平均視察北方歲改之  
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  
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  
閑暇其時之人皆處深奧之室鳥獸皆生英彘細毛以  
自溫煖此是義和敬天授人之實事也義和所掌如是  
故帝堯乃述而歎之曰咨嗟汝義仲義叔與和仲和叔  
一暮之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為十二月則餘日不  
盡令氣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令氣朔得正定四時之  
氣節成一歲之厯象是汝之美可歎也又以此歲厯告  
時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衆功皆廣也歎美義和能

敬天之節，衆功皆廣，則是風俗大和。傳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義和可知。是義和為重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義後和，揚子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是義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義和為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即義也。黎即和也。義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鄭語云：為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命重黎，故鄭立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據世掌之文，用楚語為說也。楚世家云：重黎為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復居火正，為祝融。案昭二

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  
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為楚國之祖吳  
回為重黎以重黎為官號此乃史記之謬故東晉譙馬  
逵并兩人以為一謂此是也左傳稱重為句芒黎為祝  
融不言何帝使為此官但黎是顓頊之子其為祝融必  
在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胤而與黎同命明使重為句  
芒亦是顓頊時也祝融火官可得稱為火正句芒木官  
不應號為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顓頊  
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  
地南為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木官故掌地猶為  
火正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為地當云黎為  
北正孔無明說未必然也昭十七年左傳鄭子稱少昊  
氏以鳥名官自顓頊以來乃命以民事句芒祝融皆以  
人事名官明此當顓頊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  
為後代子孫非親子也何則傳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  
共工氏在顓頊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至顓

項時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黎或是  
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命後誅當是  
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是重黎之後世以  
重黎為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黎之子孫也呂刑說義  
和之事猶尚謂之重黎况彼尚近重黎何故不得稱之  
以此知異世重黎號同人別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義  
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義和通掌之也此云乃命  
義和欽若昊天是義和二氏共掌天地之事以乾坤相  
配天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資生成物者地天之功成  
其見在地故下言日中星鳥之類是天事也平秩東作  
之類是地事也各分掌其時非別職矣案楚語云重司  
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人天地既別人神又殊而云通  
掌之者外傳之文說呂刑之義以為少昊之衰天地相  
通人神雜擾顓頊乃命重黎分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  
之言故云各有所掌天地相通人神雜擾見其能離絕  
天地變異人神耳非即別掌之下文別序所掌則義主

春夏和主秋冬俱掌天時明其共職彼又言至于夏商世掌天地膚征云義和涸淫廢時亂日不知日食義和同罪明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顓頊命掌天地惟重黎二人堯命羲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義和二氏賢者既多且後代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以有四岳故用四人顓頊之命重黎惟司天地主岳與否不可得知設令亦主方岳蓋重黎二人分主東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傳云四岳即羲和四子舜典傳稱禹益六人新命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為二十二人然新命之六人禹命為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即是卿官卿官之外別有四岳四岳非卿官也孔意以義和非是卿官別掌天地但天地行於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

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少昊氏以爲名官五  
鳩氏卽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歷正也  
班在五鳩之上是工代以來皆重歷數故知堯於卿官  
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也於時羲和似專於諸卿後世  
以來稍益卑賤周禮大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卽古羲和  
之任也桓十七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猶尚尊其  
所掌周之卿官明是堯時重之故特言乃命羲和此乃  
命羲和重述堯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上論堯  
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  
雍之後方始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者混元之氣昊然  
廣大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  
昊天冬爲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  
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昊天自下降監則稱上天  
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卽隨  
事立稱鄭玄讀爾雅云春爲昊天夏爲蒼天故駁異義  
云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

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籍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然此言堯敬大四天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推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即諸宿每日昏旦莫不當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四方中星總謂二十八宿也或以書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書傳為孔說非其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



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為一象由其實同故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為政故命羲和令以算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敬記此天時以為厯而授人此言星辰共為一物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為二者五緯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玄隨事而分之以此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於此注亦以星辰為一觀文為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為不動也○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暘為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為暘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

以出也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即稱嵎夷故云  
暘谷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義仲  
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總舉其目  
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義主春夏和主秋冬分一歲  
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故於夏變  
言申命既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命之也所命無伯李  
者蓋時無伯李或有而不賢則外傳稱堯育重黎之後  
不忘舊者使復興與之明仲叔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義  
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東  
表之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舉嵎夷之名明分三方皆  
宜有地名此為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義仲居治東方之  
官居在帝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亦  
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本  
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  
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詳故就下文而互  
發之寅敬也釋詁文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為導也釋詁

以秩為常常即次第有序故秩為序也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為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生物秋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耤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耤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斂日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氣能生物而非人不就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收斂是從送之冬夏之文無此類者南北二方非日所出入平秩南說亦是導日之事平在朔易亦是送日之事依此春秋而共為賓饒故冬夏二時無此一句勸課下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即是授人田里各有疆場是平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序王者以農為重經主於農事寅賓出日為平秩設文故并解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鄭以作為生計

秋言西成春宜言東生但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  
言力作直說生成明此以歲事初起時言東作以見四  
時亦當力作故孔以耕作解之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  
分朝日又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日也其仲春仲秋冬  
至夏至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晝短  
四十刻晝短四十刻晝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晝亦五  
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為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  
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為明日入  
後二刻半為昏損晝五刻以禪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  
五刻古今厯術與大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  
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晝五十五刻春分秋  
分之晝五十五刻晝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  
太史細候之法則枝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  
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  
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  
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

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半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厯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盡漏五刻不意馬融為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為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為文不類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昂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為中中正義同故殷為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

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辯之云既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書緯為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母斯假妄之謾耳馬融鄭玄以為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至于舉仲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為昏中之星其要異者以所宅為孟月日中日永為仲月星鳥星火為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讀仲為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以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屬仲月末中故為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以正春之三月中氣若正春

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中不應言以正仲春王氏之說  
非文勢也孔氏直取單見稍為迂濶比諸王馬於理最  
優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是老壯分析  
也孽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為乳胎孕為化孕產  
必受之故乳化曰孽鳥獸皆以尾交接故交接曰尾計  
當先尾後孽隨便言之○申重釋詁文此官既主四時  
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  
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  
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義叔所掌與義仲相交  
際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嫌其不統季孟於此言交明  
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以見之春上無冬不得見其  
交接至是夏與春交故此言之訛化釋言文禾苗秀穗  
化成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  
育之事謂勸課民耘耨使苗得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  
功謂敬行平秩之教以致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敬  
行四時皆同於此言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

夏日農功尤急故就此言之永長釋詁文夏至之日日  
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計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  
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  
為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  
中則七星見可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即初  
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  
皆得見也春既分祈在外今日因往就之故言因謂老  
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務農也鳥獸冬毛最多春猶未  
脫故至夏始毛羽希少改易往前革謂變革故為改也  
傳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例也○釋言云晦冥也冥是  
暗故昧為冥也谷者日所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下皆  
冥故謂日入之處為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此經春  
秋相對春不言東但舉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然則  
東言嵎夷則西亦有地明矣闕其文所以互見之傳於  
春言東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  
言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送行



飲酒謂之餞故餞為送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西於時萬物成熟平序其秋天之政未成則耘耨既熟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而從送入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解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著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即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為中故虛為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以正秋之三月釋詁云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夷得為平秋禾未熟農事猶煩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毳者毛羽美悅之狀故為理也夏時毛羽希少今

則毛羽復生夏改而少秋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北方是北稱朔也義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方於此言方者卽三方皆見矣春為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隅夷當為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見也幽之與明文恒相對北既稱幽則南當稱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明都傳不言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卽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者總言此方是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者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圉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孔意

亦當然也釋詁云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是在為  
察義故言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須與平均  
連言不復訓在為察故舜典之傳別更訓之三時皆言  
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沒力田野當次序之冬  
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秋日物成就故傳言  
助成物冬日蓋藏天之常道故言順天常因明東作南  
訖亦是助生物順常道也上總言義和敬順昊天此分  
別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之節即順天之政實恐人  
以敬順昊天直是厯象日月嫌仲叔所掌非順天之事  
故重明之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隅孫炎云室中隱隅之  
處也隅是室內之名故以隅為室也物生皆盡野功成  
畢是歲改矣以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避風寒天氣  
既至故鳥獸皆生與羣細毛以自溫焉經言翫毛謂附  
肉細毛故以與毛解之○浴嗟暨與皆釋詁文也通四  
時曰暮暮即匝也故王肅云暮四時是也然古時真厯  
遠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厯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

之際假託為之實不得正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暮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也除小月六又為六日今經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暮以一月不整三十日今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氣時月之節歲總於時故云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厯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為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為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為十二月六大之外有餘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

日今言十二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實一歲所  
餘正十一日弱也以為十九年七閏十九年十一月  
則二百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猶二百七日況無四大  
乎為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  
於九百四十分則一分為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  
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  
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為率其小月  
雖為歲日殘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尚無六  
日就六日抽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分  
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三百六十日外  
之五日為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為  
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年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  
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  
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日為二百  
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為日餘今為閏月得七每月  
二十九日七月為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

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  
三日以二百三日亦為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  
為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  
無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為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  
月卽以春為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卽四時相反時何由  
定歲何得成乎故須置閏以定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  
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是也先王以重閏焉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為中氣日月  
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為閏也釋訓云鬼之  
為言歸也鄉飲酒義云春之為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  
有以聲相近而訓其義者釐治工官皆以聲近為訓他  
皆倣此類也續功成皆釋詁文熙廣周語文此經文義  
永成歲之下傳以文勢次之言定歷授事能  
使衆功皆廣歎其善謂帝嘆義和之功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傳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

是事者將登用之放齊曰脗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  
乎傳放齊臣名脗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

不忠信為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音義

時直由反放  
方往反注同

脗引信反馬云嗣也吁況于反徐往付反一音于嚚魚  
巾反訟才用反馬本作庸好呼報反下注同爭鬭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傳采事也復求誰能順我事者驩兜  
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傳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共工  
官稱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帝曰吁靜  
言庸違象恭滔天傳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

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

用音義

子音餘又羊汝反采七在反馬云官也復扶又反驪呼端反兜丁侯反共音恭注同儻仕簡反

徐音撰馬云具也於音烏稱尺證反滔土刀反漫末旦反下同又末寒反背音佩傲五報反下同很恨慙反

帝曰咨四岳傳四岳卽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

侯故稱焉湯湯洪水方割傳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

大水方方為害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傳蕩蕩言水

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

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傳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



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僉曰於鯀哉傳

僉皆也鯀崇伯之名朝臣舉之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

傳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戾圯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

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岳曰異哉試可乃已

傳異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成乃退帝曰

往欽哉傳勅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很戾圯

族不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九載績用弗

成傳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音義

湯音  
傷洪

戶工反浩胡老反滌大歷反上時掌反俾必爾反僉七  
廉反又七劔反於音烏鯨故本反馬云禹父也朝直達  
反拂扶弗反忿戾也方如字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  
放地皮美反戾力計反昇徐云鄭音異孔王音怡已也

疏

正義曰史又叙堯事堯任義和衆功已廣及其末年  
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用之帝曰誰乎洛嗟嗟人

之難得也有人能順此咸熙庶績之事者我將登而用  
之有臣放齊者對帝曰有隋國子爵之君其名曰朱其  
人心志閑達性識明悟言此人可登用也帝疑怪歎之  
曰吁此人既頑且囂又好爭訟豈可用乎言不可也史  
又記堯復求人帝曰誰乎洛嗟嗟人之難得也今有人  
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即欲用之也有臣驩兜者對帝  
曰嗚呼數有人之大賢也帝臣共工之官者此人於所  
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言此人可用也帝亦疑怪  
之曰吁此人自作謀計之言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  
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頻頻求人

無當帝意於是洪水為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水災之大也呼掌岳之官而告以須人之意汝四岳等今湯湯流行之水所在方為山又其勢奔突蕩蕩然除在地之物包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在下之人其皆咨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將使治之羣臣皆曰嗚呼歎其有人之能惟鯀堪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吁其人心很戾哉好此方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言其不可使也朝臣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岳曰帝若謂鯀為不可餘人悉皆已哉言不及鯀也惟鯀一人試之可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須速治餘人不復及鯀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請不得已而用之乃告勅鯀曰汝往治水當敬其事哉鯀治水九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朝無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為求舜張本故也傳正義曰時誰釋詁文庸聲近用故為用也馬融以義和為卿官堯之末

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孔於下傳云四岳卽上義和之四子帝就義和求賢則所求者別代他官不代義氏和氏孔以義和掌天地之官正在敬順昊天告時授事而已其施政者乃是百官之事非復義和之職但義和告時授事流行百官使百官庶績咸熙今云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指謂求代百官之闕非求代義和也此經文承庶績之下而言順是事者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蓋求卿士用任也計堯卽位至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賢者則史亦不錄不當帝意乃始錄之為求舜張本故惟帝求一人放齊以一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也堯以聖德在位庶績咸熙蓋應久矣此繼咸熙之下非知早晚求之史自歷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也計四岳職掌天地當是朝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帝咨四岳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當博訪朝臣但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

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岳對故不言耳以放齊舉人對  
帝故知臣名為名為字不可得知傳言名者辨此是為  
臣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康之時胤侯命  
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有胤國胤既是  
國自然子為爵朱為名也馬融鄭玄以為帝之胤子曰  
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為啓明揆之人情必  
不然矣啓之為開書傳通訓言此人心志開解而明達  
吁者必有所嫌而為此聲故以為疑怪之辭僖二十四  
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是言不忠信為嚚也  
其人心既頑嚚又好爭訟此實不可而帝云可乎故吁  
聲而反之可乎言不可也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  
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稱嚚訟以  
為啓明舉愚臣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  
知密意深心固難照察胤子矯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  
內少鑒明未能圓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  
堯之聖乃知其嚚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驩兜薦舉共

工以為比周之惡謂之四凶投之遠裔放齊舉胤子不  
為凶人者胤子雖有鬻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放齊謂  
之實賢非是苟為阿比驩兜則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  
工行背其言心反於貌其罪並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  
放齊舉胤子故也○采事釋詁文上已求順時不得其  
人故復求順我事者順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上承庶  
績之下故言順時謂順是庶績之事此不可復同前文  
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亦如前經當求卿士之任也順  
我事之下亦宜有登用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驩  
兜亦舉人對帝故知臣名都於釋詁文於即鳴字款之  
辭也將言共工之善故先歎美之舜典命堯作共工知  
共工是官稱鄭以為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  
官氏也計稱人對帝不應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  
其人於時居此官也時見居官賁是已被任用復舉之  
者帝求順事之人欲置之上位以為大臣所欲尊於共  
工故舉之也鳩聚釋詁文倂然見之狀故為見歎共工

能方方聚見其功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善事以見其功言可用也若能共工實有見功則是可任用之人帝言其庸遠滔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非貌恭心很取人之功以為已功其人非無見功但功非已有左傳說驩兜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言驩兜以共工比周妄相薦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功也靜謀釋詁文滔者漫浸之名浸必漫其上故滔為漫也共工險偽之人自為謀慮之言皆合於道及起滔為漫事而背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貌象恭敬而心傲很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很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韜不才總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為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末洪水為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所及自

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功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勲業既謝愆孽自生為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解頤增甚知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為不善惟帝所知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上列義和所掌云宅嵎夷朔方言四子居治四方主於外事岳者四方之大山今王朝大臣皆號稱四岳是與義和所掌其事為一以此知四岳即上義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稱巡守至于岱宗肆覲東后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義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馬鄭以為義和皆死孔以為四岳即是義和至今仍在者以義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常聞諸先達虞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尚有義伯和伯是仲叔子孫世掌岳事也



湯湯波動之狀故為流貌洪大釋詁文刀害為割故割  
為害也言大水方方為害謂其偏害四方也蕩蕩廣平  
之貌言水勢奔突有所滌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  
為水潦流無所復見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  
懷為包也釋言以襄為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故襄  
為上也包山謂遠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已皆蕩蕩  
又復遠山上陵故為盛大之勢總言浩浩盛大若漫天  
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辭甚其盛大故云若  
漫天也俾使又治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即鯀  
是崇君伯鯀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岳為朝臣之首故  
特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皆  
曰乃衆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自上以來三  
經求人所舉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吁故知凡言吁者  
皆非帝之所當意也呬者相乖詭之意故為戾也圯毀  
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為  
類也言鯀性很戾多乖異衆人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

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何則心性很戾違衆用  
已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  
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  
之事為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為說昇聲近已故  
為已也已訓為止是停住之意故為退也傳解鯨非帝  
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很戾地族未明其所能夫  
管氏之好奢尚借翼贊霸圖陳平之盜嫂受金弼諧帝  
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據之言鯨  
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  
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  
夫以聖神之資聰明之鑒既知鯨性很戾何故使之治  
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  
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已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鯨李顯  
云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  
望以供一切之求耳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  
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

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米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歲為年也舜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三考九年也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周禮大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而詔王廢置三年刑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考課功績正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年為三載即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十九年舜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一年若然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為大災天之常運而百官不悟謂鯀能治水反遣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死禹能脩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顯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殛

之耳若然災以運來時不可距假使興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鯀者以鯀性傲很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法須貶黜先有很戾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山以示其罪若然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不諷父者梁主以為舜之怨慕由己之私鯀之治水乃為國事止令必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政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傳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汝能庸命巽朕位傳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岳曰否德忝帝位傳否不忝辱也辭不堪曰明明

揚側陋傳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  
陋者廣求賢也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傳師衆錫  
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  
恥已不若故不舉乃不獲已而言之帝曰俞予聞如何  
傳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岳曰瞽  
子父頑母嚚象傲傳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  
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眴眴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  
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克諧以孝烝

烝又不格姦傳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

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帝曰我其試哉傳言

欲試舜觀其行迹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傳女妻刑法

也堯於是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

國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傳降下嬪婦也舜為匹夫

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

虞氏帝曰欽哉傳歎舜能修己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

者大矣音義

朕直錦反馬云我也巽音遜馬云讓也否方久反不也又音鄙忝他簞反辱也肖音

笑說文云肖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錫星歷  
反釋故頑反虞舜虞氏舜名也馬云舜諡也舜死後賢  
臣錄之臣子為諱故變名言諡俞羊朱反行下孟反下  
其行同替音古微五報反腹素后反稱尺證反又如字  
諧戶皆反丞之丞反姦古顏反女子之女而據反妻千  
計反嬌居危反汭如銳反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水  
之隈曲曰汭疏正義曰帝以繇功不成又已年老求得  
嬪毗人反疏授位明聖代禦天災故咨嗟汝四岳等  
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已年老不堪在位汝等四  
岳之內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帝位之事言欲讓位  
與之也四岳對帝曰我等四岳皆不有用命之德若使  
順行帝事卽辱於帝位言已不堪也帝又言曰汝當明  
白舉其明德之人於僻隱鄙陋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  
舉之也於是朝廷衆臣乃與帝之明人曰有無妻之鰥  
夫在下民之內其名曰虞舜言側陋之處有此賢人帝  
曰然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四岳又對帝曰其人愚瞽

之子其父頑母嚚其弟字象性又傲慢家有三惡其人能諧和以至孝之行使此頑嚚傲慢者皆進進於善以自治不至於姦惡言能調和惡人是為賢也帝曰其行如此當可任用我其召而試之哉欲配女與試之也卽以女妻舜於是欲觀其居家治否也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歎曰此舜能敬其事哉歎其善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故下篇言其授以官位而歷試諸難傳正義曰徧檢今之書傳無堯卽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作為此傳言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必當有所案據未知出何書計十六為天子其歲稱元年在位七十載應年八十五孔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嚳之子帝嚳之弟嚳崩嚳立嚳崩乃傳位於堯然則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數其立年故八十六下句求人異位是老年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續用不成之下計治水之事於時最急不求治水之人而先求代已者堯以身既年老臣



無可任治水之事非已所能故求人代已令代者自治  
是虞史盛美舜功言堯不能治水以大事付舜美舜能  
消大災成堯美也巽順易說卦文帝呼四岳言汝能庸  
命四岳自謙言已否德故知汝四岳言四岳能用帝命  
故帝欲使之順行帝位之事將使攝也在位之臣四岳  
為長故讓位於四岳也否古今不字忝辱釋言文已身  
不德恐辱帝位自辭不堪岳為羣臣之首自度既不堪  
意以為在位之臣皆亦不堪由是自辭而已不薦餘人  
故帝使之明舉側陋之虞此經曰上無帝以可知而省  
文也傳解四岳既辭而復言此者堯知子不肖不堪為  
主有禪位與人之志故令四岳明舉明人令其在側陋  
者欲使廣求賢也鄭注雜記云肖似也言不如人也史  
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  
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  
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  
卒授舜以天下是堯知子不肖而禪舜之意也文王世

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揚字在於二明之下傳進舉字於兩明之中經於明中宜有揚字言明舉明人於側陋之處明下有揚故工闕揚文傳進舉於明上互文以足之也側陋者僻側淺陋之處意言不問貴賤有人則舉是令朝臣廣求賢人也堯知有舜而朝臣不舉故令廣求賢以啓之臣亦以堯知側陋有人故不得不舉舜耳此言堯知子不肖有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授賢豈自工代堯舜而已非堯舜獨可彼皆不然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值污隆非聖有優劣而緯候之書附會其事乃云河洛之符名字之錄何其妄且俗也師衆錫與釋詁文無妻曰鰥釋名云愁悵不寐目恒鰥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舜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卽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

禮舉老者耳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鰥暫離室家尚謂之鰥不獨老而無妻始稱鰥矣書傳以舜年尚少為之說耳虞氏舜名者舜之為虞猶禹之為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此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為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及王天下遂為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舜為生號之名前已具釋傳又解衆人以舜與帝則衆人盡知有舜但舜在下人之中未有官位衆臣德不及之而位居其上雖知舜實聖賢而恥已不若故不舉之以帝令舉及側陋意謂帝知有舜乃不獲已而言之耳知然者正以初不薦舉至此始言明是恥已不若故不早舉舜實聖人而直言賢者對則事有優劣散即語亦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德稱賢也傳以師為衆臣為朝臣之衆或亦通及吏人王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

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衆舉側陋衆皆願與舜  
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王  
氏之言得其實矣鄭以師為諸侯之師帝咨四岳徧訪  
羣臣安得諸侯之師獨對帝也俞然釋言文然其所舉  
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聞不審故詳問之堯知  
有舜不召取禪之而訪四岳令衆舉為者以舜在卑賤  
未有名聞率暴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立六藝論云若  
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  
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  
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周禮樂官有瞽矇之職  
以其無目使眡瞭相之是無目曰瞽又解稱瞽之意舜  
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謂之瞽  
配字曰瞽瞍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為瞽瞍詩云矇瞍  
奏公是瞍為瞽類大禹謨云祗載見瞽瞍是相配之文  
史記云舜父瞽瞍盲以為瞽瞍是名身實無目也孔不  
然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瞍何須言

之若實無目卽是身有國疾非善惡之事輒言舜是盲  
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語云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瞽瞍使舜工廩從下縱  
火焚廩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  
無目明以不識善惡故稱瞽耳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  
僖三十四年左傳文象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人之名  
號其為名字未可詳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孟子說象  
與父母共謀殺舜是傲慢不友言舜父母與弟並皆惡  
也此經先指舜身因言瞽子又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  
文重也諧和燕進釋詁文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  
言舜能和之以至孝之行和頑嚚昏傲使皆進進於善  
道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以下愚難變化令慕善是舜  
之美行故以此對堯察孟子及史記稱瞽瞍縱火焚廩  
舜以兩笠自扞而下以土實井舜從旁空井出象與父  
母共分財物舜之大孝升聞天朝堯妻之二女三惡尚  
謀殺舜為姦之大莫甚於此而言不至姦者此三人性

實吓愚動罹刑網非舜養之又被刑戮猶尚有心殺舜  
餘事何所不為舜以權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  
象無害兄之罪不至於姦惡於此益驗終令瞽亦允若  
象封有鼻是不至於姦惡也言欲試舜者下言妻舜以  
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馬鄭王本說此經皆  
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鄭玄云試以為臣之事  
王肅云試之以官鄴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故指歷試  
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孔據古今別卷此言試哉正謂以  
女試之既善於治家別更試以難事與此異也左傳稱  
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以女  
妻人謂之女故云女妻也刑法釋詁文此已下皆史述  
堯事非復堯語言女于時謂妻舜於是故傳倒文以曉  
民堯於是二女妻舜必妻之者舜家有三惡身為匹  
夫思納帝女難以和協觀其施法度於二女以法治家  
觀治國將使治國故先使治家故夫曰妻不得有二女  
言女于時者總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幼劉向

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既升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然則初適舜時即娥皇為妻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未有書傳云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姪妹以之為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賢故也降下釋詁文周禮九嬪之職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為婦釐降謂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初時不下故傳解之言舜為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美舜能以義理下帝女尊亢之心於所居媯水之內使之服行婦道於虞氏虞與媯汭為一地見其心下乃行婦道故分為二文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為媯為舜居媯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在於京師而

命二女歸虞者蓋舜以大孝示法使妻歸事於其親以  
帝之賢女事頑嚚舅姑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於虞二  
女行婦道乃由舜之敬故帝言欽哉歎能脩己行敬以  
安民也能脩己及安人則是所能者大故歎之論語云  
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  
猶病諸傳意出於彼也

尚書注疏卷一



尚書注疏卷一考證

虞書○

臣召南

按監本以虞書堯典為卷第二於義難

通孔安國序及孔穎達序雖應在正文前而編稱卷一乃稱堯典為卷二甚非尊經之義今刊正

堯典序○

臣浩

按舊本書序與經文並列提行亦非所

以尊聖經也今與詩序一例並下聖經一字

疏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

臣召南

按以書序為孔子作始於班固藝文志其說

原本劉歆其後馬鄭諸儒遂斷謂作自孔子至孔安國則明曰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不云序是孔子作也東漢崇尚識緯諸儒執緯以解經當孔安國時安知所謂緯文耶疏謂孔義或然是誣安國也

又疏既舜為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胡安國曰古者不以名為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固二帝之名也顧炎武曰堯舜禹皆名也

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考之尚書  
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至舜與其臣言則曰  
帝五子之歌則曰皇祖不敢名其君也湯則號也號  
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武湯  
曰成湯曰湯孫也

又疏放勳重華文命蓋以為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

○ 臣召南

按以放勳等為堯舜禹名實不始於康成

注中候也史記本紀已云帝堯者放勳帝舜名曰重

華夏禹名曰文命矣蘇軾曰以類求之則臯陶為名  
允迪乎可謂快論

以親九族傳以睦高祖玄孫之親○顧炎武曰宗盟之  
列先同姓而後異姓喪服之紀重本屬而輕外親孔  
傳之說百世不可易者也爾雅謂於內宗曰族於母  
妻則曰黨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為父子孫  
孔氏春秋桓公六年正義謂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  
不知高祖之兄弟與玄孫之兄弟固可以相及何必

帝堯之世高祖玄孫之族無一二人同在者乎疑其不相及而以外戚當之其亦昧於齊家治國之理矣

臣召南

按孔傳解克明俊德不据大學而据中庸九經尊賢在親親之前蓋因古文峻德作俊德故以俊又俊民籲俊宅俊解之至其解九族即据服制可謂至確孔穎達正義亦疏解甚明獨怪杜預注左傳於襄十二年曰同族謂高祖以下與孔傳固暗合也乃桓六年注則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

姑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皆屬外親何其前後不符  
哉尚書及春秋正義並出潁達一人之手於此文既  
暢言高祖玄孫之親於桓六年疏又謂高祖玄孫無  
相及之理則又何其彼此矛盾也

平章百姓傳百姓百官○蘇軾曰凡國之大族民之望  
也方是時上世帝皇之子孫其得姓者蓋百餘族而  
已故曰百姓

疏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

臣浩

按後文百姓宜

明禮義此文亦應作皆有禮義儀字誤也昭然監本訛照然从舊本改

歷象日月星辰○梅文鼎曰歷法世久而愈密要其大法則定於唐虞之時治歷之具有三歷者筭數也象者圖也渾象也璿璣玉衡測驗之器也夫歷之最難知者有二曰里差曰歲差堯典為中星以紀之鳥火虛昴此萬世求歲差之根數也分宅嵎夷南交昧谷朔方以候日景此萬世求里差之定法也

宅嵎夷音義尚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鍤○臣召南按

今本史記作居郁夷是唐初陸氏所見本不同也

以殷仲春傳以正仲春之氣節○臣召南按孔叢子子

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即堯典此文可知唐

虞並以建寅為正而夏后氏遵之曰日中則月令所

謂日夜分豳風所謂四之日也以日中為仲春則自

以立春為孟春歲首矣周人以子為正改時改月而

獨於分至啟閉節氣之名必不能改左傳之記春正



月朔日南至是也堯典舉四仲而必曰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所謂萬世之典常也歟

宅南交傳南交言夏與春交○劉敞曰傳非也冬與秋交秋與夏交春與冬交何不曰西交北交東交乎四宅皆指地言不當至於夏獨以氣言也本蓋言宅南曰交趾後人傳寫脫兩字耳

臣照

按今滇省有交水

疑即其地既曰宅則交必地名不當以夏與春交為解惟是斷為脫兩字欲改作宅南曰交趾則又似太

鑿矣

敬致傳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林之奇曰周官冬夏致日左氏曰日官居卿以底日則敬致者敬致日之謂也若如孔傳何獨於南方言之

宵中傳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孫覺曰仲春陽中故舉日仲秋陰中故舉宵

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蘇軾曰有讀曰又古又有通臣浩按此釋文音所不及然則春秋所書之十有幾

年十有幾月皆可讀曰又也

疏勾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名官監本訛為官据  
古本改正

又疏或以書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  
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  
昴昏中可以收斂○臣名南按所引書傳乃書緯考

靈曜之文禮記月令疏亦引之而字句微異彼疏云  
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

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昂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此疏種穀穀字似應作稷又疏義仲居治東方之官居在帝都而遙統領之○

臣照

按疏解宅字是也但謂遙統領之竟不一至嵎

夷之地何以云宅宅者測候日晷之所也蘇軾曰致日景以定分至然後厯可起故使往驗於四極非常宅也朱子曰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兩說得之又疏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漸監本訛暫今改

正

又疏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于酉地則初昏之時井  
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  
也○臣召南按中星惟取午位正南斷無三次並見

之理孔傳以七星畢見為說既不可通孔疏曲解以  
仲春日在奎婁初昏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翼軫在  
辰云云是克典四仲昏中之星皆指巳位不在正南  
矣諸儒不悟歲差執周秦間之月令以求克典宜乎

不合不知堯時春分日在昴不在奎婁也夏至日在  
七星不在東井也秋分日在房不在角亢也冬至日  
在虛不在南斗也又按孔疏于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似脫正義一段堯時冬至日躔所在厯家多以意說  
宋何承天隋袁克皆謂日在須女十度已為近之唐  
一行直謂日在虛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得  
其解矣

帝曰咨四岳傳四岳即上義和之四子○

臣浩按傳非

是朱子曰汝能庸命異朕位不成讓於四人又如洛  
二十二入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見四岳是一人

曰明明揚側陋傳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

臣召南

按

傳作一氣順解於理亦通但中脫揚字雖孔疏曲為  
之說終覺未協史記五帝本紀曰悉舉貴戚及疏遠  
隱匿者則經義畢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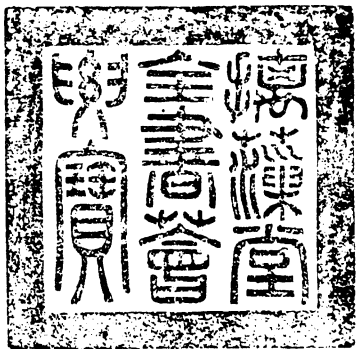
尚書注疏卷一考證



謹案考証第四頁後一行尚書考靈曜刊本曜訛  
耀今改

第六頁後五行測候日晷之所也刊本候訛侯今  
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燁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膳錄監生臣楊省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二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虞書

舜典

虞舜側微傳為庶人故微賤堯聞之聰明將使嗣

位歷試諸難傳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作舜典音

義

難乃

疏

正義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

丹反

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已帝位歷試於諸

所難為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傳正義曰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

微居處褊隘故言陋此指鮮微故云為庶人故微賤也帝繫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似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為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為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嗣繼釋詁文經所云慎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皆是試以治民之難事也

### 舜典傳典之義與堯同

曰若稽古帝舜傳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曰重華協于帝傳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俱聖明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傳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

信允塞上下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傳玄謂幽潛潛行道

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疏

正義曰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

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已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史將錄舜之美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樂古道而行之者是為帝舜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舜能繼堯重其文德之光華用此德合於帝堯與堯俱聖明也此舜性有深沉智慧文章明鑒溫和之色恭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道德升聞天朝堯乃徵用命之以位而試之也傳正義曰深深哲智皆釋言文舍人曰濬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

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溫恭人言其色溫而貌恭也  
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文明溫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  
也詩毛傳訓塞為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間堯典所謂格  
于上下是也不言四表者以四表外無限極非可實滿  
故不言之堯舜道同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為文故與上  
篇相類是其所合於堯也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則玄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謂幽潛也舜在畎畝之間潛  
行道德顯彰於外升聞天朝天朝者天子之朝也從下  
而上謂之為升天子  
聞之故遂見徵用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傳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  
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傳揆度也



度百事總百官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叙無廢事業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傳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傳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

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舜讓于德弗

嗣傳辭讓於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音義

微許韋反王云美馬云善

也從才容反八元左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猷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揆癸癸反凱開在反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殯啟耨鯀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朝直遙反麓音鹿王云錄也馬鄭云山足也愆起虔反詢音荀底之履反王云致也馬云**疏**正義曰此承乃命以位之下言命定也本或作庶非**疏**之以位試之以事也堯使舜慎美篤行五常之教而五常之教皆能順從而行之無違命也又納於百官之事命揆度行之而百事所揆度者於是皆得次序無廢事也又命使賓迎諸侯於四門而來入者穆穆然皆有美德無凶人也又納於大官總錄萬

幾之政而陰陽和風雨時烈風雷雨不有迷惑錯謬明  
舜之德合於天天人和協其功成矣帝堯乃謂之曰來  
汝舜有所謀之事我考驗汝可升處帝位告以此言欲禪  
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處帝位告以此言欲禪  
之也舜辭讓於德言己德不堪嗣成帝也傳正義曰釋  
詁云徽善也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  
一也一家之內品有五謂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  
以一事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  
以孝是為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五者同  
為一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十八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  
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  
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  
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知五  
典是五常之教謂此父義之等五事也臯陶謨云天叙  
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惇厚也行此五典須厚行之篤  
亦厚也言舜謹慎美善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

方命教天下之民以此五教能使天下皆順從之無違  
逆舜之命也左傳又云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  
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父母於子並宜為慈今分之者以  
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故以慈為名教訓  
愛而加嚴故以義為稱義者宜也理也教之以義方使  
得事理之宜故為義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則兄弟之  
恩俱名為友今云兄弟友弟恭者以其同志曰友友是相  
愛之名但兄弟相愛乃有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為恭恭  
敬於兄而兄友愛之揆度釋言文百揆者言百事皆度  
之國事散在諸官故度百事為總百官也周官云唐虞  
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為官名故云納  
舜於此官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蒼舒殯鼓摯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  
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  
以揆百事莫不時叙地平天成又云虞書數舜之功曰  
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業也是言百官於是得其

次序皆無廢事業舜既臣堯乃舉元凱主后土布五教  
同時為之史官立文自以人事外內為次故孔先言八  
元若左傳據所出代之先後故先舉八凱堯既得舜庶  
事委之舜既臣堯任無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  
於百揆百揆時叙之後方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謂流  
四凶流放四凶最在於前矣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  
興是先誅鯀而後用禹明此言三事皆同時為之但言  
百揆時叙故言納于百揆其實納于百揆初得即然由  
舜既居百揆故得舉用二八若偏居一職不得分使元  
凱穆穆美也釋詁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  
者從四門而入文十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行乃云舜  
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檇杻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  
魅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  
也是言皆有美德無凶人也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朝  
之臣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內諸  
侯無凶人則王朝必無矣鄭玄以賓為擯謂舜為上擯

以迎諸侯。今孔不為壇者，則謂舜既錄攝事，無不統以諸侯為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為壇也。麓聲近錄，故為錄也。臯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下之事，事之微者有萬喻，其多無數也。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還是納於百揆，揆度百事，大錄萬幾，總是一事，不為異也。但此言德合於天，故以大錄言耳。論語稱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書傳稱越裳之使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則烈風是猛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雷雨弗迷」，言舜居大錄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又雷雨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也。迷錯者，應有而無，應無而有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無愆伏者，無冬溫夏寒也。」舜錄大政，天時如此，明舜之德合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為變人此為動天，故最後言之以為功成之驗。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微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格來釋言文詢謀陟升釋詁文底聲近致，故為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為乃，知乃

汝義同凡事之始必先謀之後為之堯呼舜曰來汝舜  
呼使前而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所為之事  
皆副汝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微得至此為  
三年也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  
將禪之也鯀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鯀待三考冀其  
有成無成功乃黜為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  
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若然禹貢  
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州之水乃積十有三  
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  
死禹能修鯀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為鯀既九年又加  
此三年為十二年惟兗州未得盡平至明年  
乃畢八州已平一州未畢足以為成功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傳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

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傳

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  
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  
否肆類于上帝傳堯不聽舜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  
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  
以攝告天及五帝禋于六宗傳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  
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  
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傳九州名  
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



衍古之聖賢皆祭之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

瑞于羣后傳輯斂既盡覲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

子男之瑞圭璧畫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

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音義

正音政又音征王云文祖廟名焉云天也

天為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璿音旋王云上帝天也馬  
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禮音因王云絜  
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  
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墳扶云反衍音演輯徐音集王  
云合馬云斂也瑞乖偽反疏正義曰舜既讓而不許乃  
信也牧收養之牧徐音目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  
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不自安  
又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者是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乃

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己受為是遂行為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禋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又徧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羣神以告己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敎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瑞玉其圭與璧悉敎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日見四岳及羣牧既而更班所敎五瑞於五等之羣后而與之更始見己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傳正義曰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為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為建寅

之月也受終者堯為天子於此事終而授與舜故知終  
謂堯終帝位之事終言堯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  
廟况此是事之大者知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  
云歸格於藝祖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  
蓋是堯始祖之廟不知為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  
生玄囂玄囂生僂極僂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即如彼言  
黃帝為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  
况彼二書未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在察釋詁文  
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衡俱以  
玉飾但史之立文不可以玉璣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  
名猶左傳云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傳以璿言玉名故  
云美玉其實玉衡亦美玉也易賁卦象云觀乎天文以  
察時變日月星宿運行於天是為天之文也璣衡者璣  
為轉運衡為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  
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

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蕭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璣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舜既受終乃察璣衡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此璿璣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

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  
也幽明之數其術無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  
狀如何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  
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  
見為夜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  
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  
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  
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  
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  
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  
度而高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  
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  
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  
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  
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  
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

有其法遭秦而滅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揚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閎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為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蕃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為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其法也傳以既受終事又察璣衡方始祭於羣神是舜察天文考齊七政知己攝位而當於天心故行其天子之事也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徧祭羣神是天子事也肆是縱緩之言此因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為遂也類謂攝位事類既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也此類與下裡望相次當為祭名詩云是類是禘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

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  
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為位是類之為祭所及者廣而  
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為祭名周  
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  
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  
帝也鄭玄篤信識緯以為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  
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  
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  
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  
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  
然矣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  
略文耳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  
禋絜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昊天上帝以  
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樵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  
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  
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為此解耳而洛誥云秬鬯二卣曰

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  
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潔敬之名耳  
宗之為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  
知六者為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  
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禁祭星雩祭祭水  
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  
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  
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  
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  
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  
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  
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則不  
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  
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  
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  
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



也賈逵以為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兩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兩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祀也望於山川大總之語故知九州之內所有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大

乃有名是名大互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嵩高山為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桶也桶考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岳者桶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太山天子巡守至其下桶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瀆是大川故先言名山大川又舉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嶽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言偏于羣神則神無不徧故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永再變而致山林之永三變而致丘陵之永四變而致墳衍之永鄭玄大司徒注云積

石曰山竹木曰林注漬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此傳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覲見后君釋詁文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義故為斂也日月食盡謂之既是既為盡也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斂聚班為散布故為還也下云班瑞于羣后則知輯者從羣后而斂之故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為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為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又徧祭羣神及斂五瑞則八月以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從斂瑞以後至月末也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舜初攝位當發號出令日日見之與之言也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改為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傳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

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為四

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望秩于山川傳東岳諸侯境內

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

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肆覲東后傳遂見東方之國君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傳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

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

修五禮五玉傳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

三帛二生一死贄傳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  
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  
帛生死所以為贄以見之如五器卒乃復傳卒終復還  
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五月  
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傳南岳衡山自東岳南巡五  
月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傳西岳華山初謂岱  
宗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傳北岳恒山歸  
格于藝祖用特傳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

丈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傳各  
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  
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敷奏以言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傳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  
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  
能用音義

巡似遵反徐養純反守詩救反或作狩岱音  
代泰山也柴士皆反爾雅祭天曰燔柴馬曰

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行下孟反燔扶袁反又扶  
云反漬徒木反同律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馬云律法  
也鄭云陰呂陽律也度如字丈尺也量力尚反注同斗  
斛也衡稱也贅音至本又作摯纁許云反獲扶又反下

同還音旋華戶化反華山在弘農有如字徐于救反如  
西禮方興本同馬本作如初藝魚世反馬王云禰也四

朝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四疏正義曰舜  
朝四季朝京師也朝直遙反注同敷音字既班瑞羣

后既以其歲二月東行巡省守土之諸侯至於岱宗之  
岳燔柴告至又望而以秩次祭於其方岳山川柴望既

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諸國之君於此諸國協其四時  
氣節月之大小正其日之甲乙使之齊一均同其國之

法制度之丈尺量之斛斗衡之斤兩皆使齊同無輕重  
大小又修五禮吉凶賓軍嘉之禮修五玉公侯伯子男

所執之圭璧也又修三帛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  
所執玄纁黃之帛也又修二生卿所執羔大夫所執鴈

也又修一死士所執雉也自五玉至於一死皆蒙上修  
文總言所用玉帛生死皆為贄以見天子也其贄之內

如五王之器禮終乃復還之其帛與生死則不還也東  
岳禮畢即向衡山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之下柴望以

下一如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即向華山八月西巡守至  
于西岳之下其禮如初時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即向  
恒山朔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之下一如西  
岳之禮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藝文也至於文祖之廟用  
特牛之牲設祭以告巡守歸至也從是以後每五載一  
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天子於方岳之  
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治化之言天子明試  
其言以考其功功成有驗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有功  
能用事傳正義曰王者所為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  
威福在己恐其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  
疾苦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  
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  
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鮀  
言衛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獵之名也  
王者因巡諸侯或亦獵以教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  
王者所以巡狩者也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為天子循收



養人彼因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正月班  
瑞二月即行故云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春位在  
東故順春也爾雅泰山為東岳此巡守至於岱宗之與  
泰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  
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是  
解岱即泰山為四岳之宗稱岱宗也郊特牲云天子過  
四方先柴是燔柴為祭天告至也四時各至其方岳望  
祭其方岳山川故云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  
次望祭之也言秩次而祭知徧於羣神故云五岳牲禮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王  
制及書傳之文牲禮二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為  
上等諸侯為中等伯子男為下等則所言諸侯惟謂侯  
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  
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侯  
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但古典亡滅不  
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帛粢盛籩豆爵

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饗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饗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饗餼五牢飧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為上伯子男為下是其異也合四時之氣節上篇已訓協為合故注即以合言之也他皆放此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歷大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為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校諸國使齊一也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

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故孔解律為法制即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厯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謂侖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侖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為一侖十侖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侖一侖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在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錙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足量度衡本起於律也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時月須與他月和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因事宜而

變名耳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  
 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  
 親萬民之婚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  
 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為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  
 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歷驗此經亦有五  
 事此篇類於上篇書也如喪考妣也羣后四朝賓也  
 大為禮云女嫁其車也克典云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  
 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此云五玉即上之五瑞故  
 知五玉諸侯執其上也鄭玄云執之曰瑞陳列曰玉周  
 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過子摯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  
 之禮一等未摯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  
 皮帛祗小國之君足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  
 則無入而為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  
 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  
 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或  
 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

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間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為飾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纁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雉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鴈以布不言纁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論周之禮耳虞時每事猶質羔鴈不必有飾曲禮云鴈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雉不可生知一死是雉二生是羔鴈也鄭玄云鴈之言至所執以自致也自五玉以下蒙上修文者執之使有常也若不言鴈則不知所用故言鴈以結上文見玉帛生死皆所以為鴈以見君與自相見其鴈同也卒終釋詁文釋言云還復返也是還復同義故為還也五器文在鴈下則是

幣內之物周禮大宗伯云以土作五器知器謂圭璧即五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幣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其月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為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摛者還其幣已臣皆不還其幣是三帛生死則不還也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李巡云華西岳華山也岱東岳泰山也恒北岳恒山也衡南岳衡山也郭璞云恒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釋山又云泰山為東岳華山為西岳霍山為南岳恒山為北岳岱之與泰衡之與霍皆一山而有兩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灊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為一者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

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  
得為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  
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  
云五岳以嵩高為中岳此云四岳者明巡守至於四岳  
故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  
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恒封  
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太也華變也萬物變  
由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二月至於岱宗  
不指岳名者巡守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岱亦  
是岳因事宜而互相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上  
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  
順天道以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  
月至其岳上云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  
巡守之月皆以至岳為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  
舜以正月有事二月即發行耳鄭玄以為每岳禮畢而  
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即言歸格

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其經南云如岱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禮皆同互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聞不處枉滯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釋訓云朔北方也故堯典及此與禹貢皆以朔言此史變文耳承四巡之下是巡守既徧然後歸也以上受終在文祖之廟知此以告至文祖之廟才藝文德其義相通故藝為文也文祖藝祖史變文耳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此不言禰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考近於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為一牛此惟言文祖故云一牛徧告諸廟廟用一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禰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總說巡守之事而言羣后四朝是言四方諸侯各自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別朝故云四朝上文肆覲東后是為一朝四岳禮同四朝見矣計此不宜須重言之為將說敷奏之



事數奏因朝而為故申言之申重也此是巡守大法文在舜攝位之時嫌堯本不然故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堯法己然舜無增改而言此以美舜者道同於堯足以為美故史錄之數者布散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為陳也奏是進上之語故為進也諸侯四處來朝每朝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之言今自說己之治政既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以要其功必如其言即功實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人有才能可用也人以車服為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親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

肇十有二州傳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

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傳

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有流川則

深之使通利音義

聲音兆十有二州謂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并幽營也濬荀俊反

象

以典刑傳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傳宥

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鞭作官刑傳以鞭為治官事

之刑扑作教刑傳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金作贖

刑傳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眚災肆赦怙終賊

刑傳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

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傳舜陳典刑之

義勅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音義

宥音又馬云宥三宥也扑普卜反徐數卜

反覆皆雅反贖石欲反徐音樹音  
所景反怙音戶恤峻律反憂也

流共工于幽洲傳象

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洲北裔水中可居者曰

洲放驩兜于崇山傳黨于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竄三

苗于三危傳三苗國名緡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饕餮三

危西裔殛鯀于羽山傳方命圯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

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四罪而天

下咸服傳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叙典刑而連

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音義

共音恭左傳少皞氏有不

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菟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云即共工裔以制反驩呼端反兜丁侯反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杜預云即驩兜也帝鴻黃帝也竄七亂反三苗馬王云國名也緡雲氏之後為諸侯蓋饕餮也左傳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賈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云緡雲黃帝時官名非帝子孫故以比三凶也貪財曰饕貪食曰餮緡音晉饕土刀反饕他節反極紀力反鯀故本反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桀杌杜預云疏正義曰史言舜既即鯀也桀杌凶頑無儔匹之貌攝位出行巡守復分置州域重慎刑罰於禹治水後始分置十有二州每州以大山為鎮殊大者十有二山深其州內之川使水

通利又留意於民詳其罪罰依法用其常刑使罪各當  
刑不越法用流放之法寬宥五刑五刑雖有犯者或以  
恩減降不使身服其罪所以流放宥之五刑之外更有  
鞭作治官事之刑有扑作師儒教訓之刑其有意善功  
惡則令出金贖罪之刑若過誤為害原情非故者則緩  
縱而赦放之若怙恃姦詐終行不改者則賊殺而刑罪  
之舜慎刑如此又設言以誠百官曰敬之哉敬之哉惟  
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令勤念刑罰不使枉濫也  
又言舜非於攝位之後方始重慎刑罰初於登用之日  
即用刑當其罪流徙共工於北裔之幽洲放逐驩兜於  
南裔之崇山竄三苗于西裔之三危誅殛伯鯀于東裔  
之羽山行此四罪各得其實而天下皆服從之傳正義  
曰肇始釋詁文禹貢治水之時猶為九州今始為十二  
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鯀九載為作十有三  
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太  
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為幽州并州者以王者廢置理

必相沿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  
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氏幽并山川於禹貢  
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為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  
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  
奭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殷制則營  
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即青州之地知分青  
州為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  
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  
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釋詁  
云冢大也舍人曰冢封之大也定四年左傳云封豕長  
蛇相對是封為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  
某山揚州會稽荊州衡山豫州華山雍州吳山冀州霍  
山并州恒山幽州醫無閭青州沂山兗州岱山是周時  
九州之內最大之山舜時十有二山事亦然也州內雖  
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為其州之鎮特舉其名是殊  
大之也其有川無大無小皆當深之故云濬川有流川

則深之使通利也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  
州內大川但令小夫俱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  
而已○易繫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人  
則之是象為政法故為法也五刑雖有常法所犯未必  
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降俱被重科  
或意有不同失出入皆是違其常法故今依法用其  
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宥寬周語又流謂徙之遠方放  
使生活以流放之法寬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刑  
而不解宥寬之意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  
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此是據狀  
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即太重不忍依例  
刑殺故完全其體宥之遠方應刑不刑是寬縱之也上  
言典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其數則五象以典刑謂  
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其遠縱之也流言五刑則典刑  
亦五其文互以相見王肅云言宥五刑則正五刑見矣  
是言二文相通之意也典刑是其身流宥離其鄉流放

致罪為輕比鞭為重故次典刑之下先言流宥鞭扑雖輕猶虧其體比於出金贖罪又為輕且呂刑五罰雖主贖五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贖故後言之此正刑五與流宥鞭扑俱有常法典字可以統之故發首言典刑也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王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子玉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隨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言若於官事不治則鞭之益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也學記云撻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撻稻也楚荆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撻楚也既言以收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益稷云撻以記之又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撻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屬扑於教其實官刑亦當用扑蓋重者鞭之輕者撻之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為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為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之盭白



金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  
工築氏為削治氏為殺矢鳧氏為鐘臬氏為量段氏為  
鑄挑氏為劍其所為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為金則  
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  
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今與銅  
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為  
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三斤為  
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銅而謂之金鐵知  
傳之所言謂銅為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  
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  
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為六  
兩計千鍰為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於古也誤而入罪  
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  
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  
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  
見或雖有證見是非疑似如此之類言皆為疑罪疑而

罰贖呂刑已明言誤而輸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鞭扑加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言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為刑名春秋言肆眚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為緩也書為過也公羊傳云害物曰災是為害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趙盾使鉏麇賊之是賊為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之下總言用刑之要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怙恃姦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皆是也經言賊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隨便言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經二句舜之言也不言舜曰以可知而略之舜既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勅天下百官使教之哉敬之哉惟刑之憂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言貌象恭敬傲慢很漫天

足以疑惑世人故流放也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名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下三者所居皆言山名此共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共工象恭滔天而驩兜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放之也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各有一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知三苗是國其國

以三苗為名非三國也杜預言三苗地闕不知其處三  
凶皆是王臣則三苗亦應是諸夏之國入仕王朝者也  
文十八年左傳言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  
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  
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謂之饕餮即此三苗是  
也知其然者以左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  
窮奇桀抗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謂此驩兜共工三  
苗與鯀也雖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  
是惟當驗其行跡以別其人左傳說窮奇之行云靖譖  
庸回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其事既同知窮奇  
是共工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堯  
典言驩兜薦舉共工與惡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左傳  
說桀抗之行言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般很明德以亂天  
常堯典言鯀之行云弗戢方命圯族其事既同知桀抗  
是鯀也惟三苗之行堯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乃  
云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為渾敦也共工為窮奇也鯀

為構杙也而三苗為饔饔亦可知是先儒以書傳相考  
知三苗是饔饔也禹貢雍州言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知  
三危是西裔也方命圯族是其本性績用不成試而無  
功二者俱是其罪故並言之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  
凶族者皆是流而謂之殛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  
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自活竄者  
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體  
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其工滔天為罪之最大驩  
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  
功雖不就為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  
是羽山為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  
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即  
流之也舜以微賤起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  
四罪故天下皆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自象以典刑以  
下徵用而即行之於此居攝之後追論成功之狀故作  
者先叙典刑言舜重刑之事而連引四罪述其刑當之

驗明此諸事皆是徵用之時所行於此總見之也知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僖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三者皆言殛鯀而後用禹為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所行也又下云禹讓稷契皋陶帝因追美三人之功所言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作士皆是徵用時事皋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此為徵用時事足可明矣而鄭玄以為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殛之是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為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傳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

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死  
壽一百一十七歲百姓如喪考妣傳考妣父母言百官  
感德思慕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傳遏絕密靜也八音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

思化所及者遠音義

殂才枯反喪如字又息浪反妣必履反父曰考母曰妣遏安葛反或

音謁八音謂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笛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祝敔也匏白交反疏

正義曰舜

受終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有八載帝堯乃死百官感德思慕如喪考妣三載之內四海之人蠻夷戎狄皆絕

靜八音而不復作樂是堯盛德思化所及者遠傳正義曰殂落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殂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

死尊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落者蓋殂為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堯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為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時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總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堯典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為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為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有七蓋誤為七也曲禮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鄭玄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婉也婉於考也喪服為父為君同服斬衰檀弓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玄云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義重則恩輕其情異於父如喪考妣言百官感德情同父母思慕深也諸經傳言百姓或為百官或為萬民知此百姓是



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為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  
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密靜釋詁文過止絕之義故  
為絕也周禮大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革絲木匏竹  
鄭云金鐘鐃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  
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傳言八音與彼次不同者隨  
便言耳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狄尚  
絕音三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喪服諸侯之大夫為天  
子正服總衰既葬除之今能使四夷三載絕音言堯有  
盛德恩化所及遠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傳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  
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詢于四岳闢四  
門傳詢謀也謀政治於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

致衆賢明四目達四聰傳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  
塞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傳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  
食惟當敬授民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傳柔安邇近惇  
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  
善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傳任佞難拒也佞人斥遠之則  
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音義

復扶又反闕婢亦反徐甫亦反惇音

敦長之丈反下同難乃疏正義曰自此已下言舜真為  
旦反任音士又而鳩反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舜既  
除克喪以明年之月正元日舜至於文祖之廟告已將  
即正位為天子也告廟既訖乃謀政治於四岳之官所

謀開四方之門大為仕路致衆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為已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為已遠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壅塞令為已悉聞見之既謀於四岳又別勅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君最所重者在於民之食哉惟當敬授民之天時無失其農要為政務在安民當安彼遠人則能安近人耳遠人不安則近亦不安欲令遠近皆安之也又當厚行德信而使足為善長欲令諸侯皆厚行其德為民之師長而難拒佞人斥遠之使不干朝政如是則誠信昭於四夷自然蠻夷皆相率而來服也傳正義曰正訓長也月正言月之最長正月長於諸月月正還是正月也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之類也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者以堯存且攝其位堯崩謙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子而之舜

謳歌者不之堯子而謳歌舜曰天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既言然矣此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欲即政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即位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之國也詢謀釋詁文闢訓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是開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衆賢也聰謂耳聞之也既云明四目不云聰四耳者目視苦其不明耳聰貴其及遠明謂所見博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故傳總申其意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下必由近臣四岳親近之官故與謀此事也咨謀釋詁文以上帝曰咨上連帝曰故為咨嗟此則上有詢于四岳言咨十有二牧故為謀也立君所以牧民民生在於粒食是君之所重論語云所重民食謂年穀也種殖收斂及時乃獲故

惟當敬授民時柔安邇近悃厚皆釋詁文元善之長易  
文言也安近不能安遠遠人或來擾亂雖欲安近亦  
不安人君為政若其不能安近但戒使之柔遠故能安  
近言當安彼遠人乃能安近欲令遠近皆安也王肅云  
能安遠者先能安近知不然者以牧在遠方故據遠近  
之悃德者令人君厚行德也元者信使足為長善也  
言人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為善長民必效之為善而  
行也任佞釋詁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佞也論語說為邦  
之法云遠佞人佞人殆故以難距佞人為斥遠之令不  
干朝政朝無佞人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  
舉蠻夷而戎  
狄亦見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傳奮起庸功載事也  
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使

宅百揆亮采惠疇傳亮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

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僉曰伯禹作司空傳四岳

同辭而對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

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傳然其

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禹

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傳居稷官者棄也契臯陶二

臣名稽首首至地帝曰俞汝往哉傳然其所推之賢不

許其讓勅使往宅百揆音義

奮弗運反俞以朱反懋音茂王云勉也馬云美也稽

音啓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禮契息列反陶音遙

疏

正義曰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曰

咨嗟四岳等汝於羣臣之內有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我欲使之居百揆之官在官而信立其功於事能順者其是誰乎四岳皆曰伯禹作司空有成功惟此  
人可用帝曰然其所以所舉得人也乃咨嗟勅禹汝本平  
水上實有成功惟當居是百揆而勸力行哉禹拜稽首  
讓手授契與皋陶帝曰然其所以所舉得賢也汝但往居  
此職不辭其讓也傳正義曰奮是起勸之意故為起也  
釋詁文庸勞也勞亦功也鄭玄云奮有也王肅云載成  
也孔以載為事也各自以意訓耳舜受堯禪當繼行其  
道行之在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求能起發其功廣大  
帝堯之事者欲任之舜既即位可以稱帝而言舜曰者  
承堯事下言舜曰以別堯於此一別以下稱帝也堯信  
釋詁文惠順釋言文上云舜約於百揆百揆是官名故  
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居官則當信立其功能順其事

者誰乎此官任重當統羣職繼堯之功故歷言所順而後始問誰乎異於餘官先言時也僉訓為皆故云四岳皆同辭而對也國語云有崇伯鯀堯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爵禹言人之賢而舉其為官知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禹平水土往前之事嫌其今復命之令平水土故云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釋詁文居稷官者棄也下文帝述三人遂變稷為棄故解之獨稱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也經因稷契名單共文言暨臯陶為文勢耳三人為此次者蓋以官尊卑為先後也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為敬之極故為首至地稽首是拜內之別名為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傳阻難播布也衆



人之難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

以勉之音義

阻莊呂反王云難也播波左反

疏

正義曰帝因禹謨三人而官不轉各述其功以

勸之帝呼稷曰棄往者洪水之時衆民之難在於飢汝居為此稷之官教民布種是百穀以濟官之言我知汝功當勉之傳正義曰阻難釋詁文播是分散之義故為布也王肅云播敷也免遭洪水民不粒食故衆民之難在於飢也稷足五穀之長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言汝居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教之近大其功以勸勉之上文暖於稷契益稷以登稷后訓不稷降播種國語云稷為天官單石為稷尊而若之稱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為言非官稱后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傳五品謂五常遜順也汝

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傳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

人心亦美其前功疏

正義曰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睦家內尊卑五品不能

和順汝作司徒之官謹敬布其五常之教務在於寬故使五典克從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傳正義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為五常耳傳上云五典克從即此五品能順上傳以解五典為五常又解此以同之故云五品謂五常其實五常據教為言不據品也避順常訓也不順謂不義不慈不友不恭不孝也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論語云寬則得衆故務在寬所以得民心也治不遜之罪宜峻法以繩之而貴其務在寬者此五品不遜直是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教之務在於寬若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逆亂而後治之於

事不得  
寬也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傳猾亂也夏華夏羣行  
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教所致  
汝作士五刑有服傳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  
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五服三就傳既從五刑謂服罪  
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  
有宅五宅三居傳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  
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

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傳言臯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者因禹讓三

臣故歷述之音義

猾戶八反寇苦豆反宄音軌劓魚器反截鼻也刑扶味反刑足也辟婢亦

反死刑也處昌疏

正義曰帝吁臯陶曰往者蠻夷戎狄猾亂華夏又有強寇劫賊外姦內宄

者為害甚大汝作士官治之皆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之罪受罪者皆有服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悉無怨恨也五刑有服從者於三處就而殺之其有不忍刑其身者則斷為五刑而流放之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處五刑所居於三處居之所以輕重罪得其宜受罪無怨者惟汝識見之明能使之信服故姦邪之人無敢更犯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因禹之讓以次誠之傳正義曰猾者狡猾相亂故猾為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

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為華夏也  
也寇者衆聚為之賊者殺害之稱故羣行攻劫曰寇殺  
人曰賊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是在  
外曰姦在內曰宄也寇賊姦宄皆是作亂害物之名也  
蠻夷猾夏興兵犯邊害大故先言之寇賊姦宄皆國內  
之害小故後言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  
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往者洪水為災下民飢困  
內有寇賊為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救之致也唐堯  
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於此蓋少有其事辭頗  
增其歸功於人作與奪之勢耳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  
士師鄉士等皆以士為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  
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  
獄官為理官也準呂刑文知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  
人心服罪是順從之義故為從也所以服者言得輕重  
之中正也呂刑云咸庶中正是也經言五服謂臯陶所  
斷五刑皆服其罪傳既訓服為從故云既從五刑謂服

罪也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  
 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  
 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  
 刑三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為說故以三就為原野與胡  
 市也國語賈逵注云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  
 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為義  
 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謂甲兵也斧鉞也刀鋸也鑽  
 笮也鞭扑也與呂刑之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即此三就  
 是也惟死罪當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也  
 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為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  
 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  
 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  
 所不得合以為一旦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五流  
 有宅即流宥五刑也當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恩  
 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  
 為堯臣不恩刑之王肅云謂在八議之辟君不恩殺宥

之以遠八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  
議功議貴議賓議勤是也以君恩不忍殺罪重不可全  
赦故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徙置有處也五居  
之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為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  
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也故周禮調人  
職云父之讐辟諸海外即與四裔為一也次九州之外  
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方西方曰獫狁東方曰  
寄注云偏寄於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  
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  
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者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  
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  
約以為言鄭立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  
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  
里之校乎不可從也惟明謂臯陶之明克允謂受罪者  
信服故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信施於彼也  
但彼人信服由臯陶有信故傳言臯陶能明信五刑施

之遠近蠻夷使咸信服主言信者見其臯陶有信故彼信之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傳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

臣舉垂垂臣名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傳共謂供其職事

垂拜稽首讓于父析暨伯與傳父析伯與二臣名帝曰

俞往哉汝諧傳汝能諧和此官音義  
垂如字徐音睡共音恭戕七良反與

餘音疏傳正義曰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工餘即百工故云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直言帝曰無

所偏咨故知僉曰是朝臣共舉垂也克典傳云共工官稱即彼以共工二字為官名上云疇若予工單舉工名

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是帝謂此人堪供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為共工也其官或以共工為名要帝意言共



謂供此  
職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傳上謂山下謂

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帝

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傳虞掌山澤之官益拜稽首讓于

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傳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

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音義益臯陶子也疏傳正義

羆彼皮反

曰言上

下草木鳥獸則上之與下各有草木鳥獸即周禮山虞  
澤虞之官各掌其教如上謂山下謂澤也順其草木鳥  
獸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馬鄭王  
本皆為禹曰益哉是字相近而彼誤耳此官以虞為名

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為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為朕虞其義必不然也知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者以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熊即此朱虎熊罷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矣斯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皋陶之子皋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之下為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此四人耳傳雖言父斯伯與亦難知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傳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傳秩宗尊也主郊廟之官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傳夙早也言早

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伯拜稽首讓

于夔龍傳夔龍二臣名帝曰俞往欽哉傳然其賢不許

讓音義

寅如字徐音夷夔求龜反

疏

傳正義曰此時秩宗即周禮之宗伯也其職云掌天神人鬼地

祇之禮雖三者併為吉禮要言三禮者是天地人之事故知三禮是天地人之禮上文舜之巡守言修五禮此

云典朕三禮各有其事則五禮皆據其所施於三處五禮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足以包五故舉三以言之鄭

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疇者訪其有能是問誰可知上文已

具此略之也堯典傳已訓秩為序此復訓者此為官名須辨官名之義故詳之也宗之為尊常訓也主郊廟之

官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為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

也夙早釋詁又早夜敬服其職謂侵早已起深夜乃臥  
謹敬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直而清明正  
直不枉曲也清  
明不暗昧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傳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  
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直而溫寬而栗傳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能莊栗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傳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  
失詩言志歌永言傳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  
其言聲依永律和聲傳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

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八音克諧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傳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

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傳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

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音義

胄直又反

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栗戰栗也永徐音詠又如字於如字或音烏而絕句者非拊

音撫徐疏正義曰帝因伯夷所讓隨才而任用之帝呼音府

夔曰我今命女典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

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

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  
長歌為聲八音皆能和諧無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  
以此和矣夔答舜曰嗚呼我擊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  
莫不和諧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是人神既已  
和矣傳正義曰說文云胄肩也釋詁云胄繼也繼父世  
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為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  
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  
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  
言元士士卑故略之彼鄭注云王子王之庶子也此傳  
無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  
教之國子以適為主故言胄子也命典樂之官使教胄  
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令夔以歌詩蹈之舞之教此  
適長國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  
孝友鄭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也庸有常也善  
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  
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

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  
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是樂之感人  
能成中和祇庸孝友之六德也此直而溫與下三句皆  
使變教胄子令性行當然故傳發首言教之也正直者  
失於太嚴故令正直而溫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寬  
弘而莊栗謂矜莊嚴栗者謹敬也剛彊之失入於苛  
虐故令人剛而無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故令簡而無  
傲剛簡是其本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  
也由此而言之上二句亦直寬是其本性直失於不溫  
寬失於不栗故教之使溫栗也直寬剛簡即臯陶所謀  
之九德也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體故特言之  
作詩者自言己志則詩是言志之書習之可以生長志  
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胄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  
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  
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為長也周禮大  
師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清濁有五品

分之為五聲也。又大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間吹之，以黃鐘之宮制十二篇。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篇，是以鼬鳳凰之鳴，其雄聲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是為律之本。言律之所作如此，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月之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述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為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倫之為理，常訓也。八音能諧相應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錯亂相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命夔使勉之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



致鬼神和也樂器惟磬以石為之故云石磬也八音之音  
石磬最清故知磬是音之聲清者磬必擊以鳴之故云  
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大擊拊是小擊音  
聲大者粗清者精精則難和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  
商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聲清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  
即大司樂云以作動物益稷云鳥獸跄跄是也人神易  
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夔言此  
者以帝戒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  
答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傳聖疾殄絕震動也  
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命汝  
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傳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

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音義

聖徐在力反讒切韻士咸反說如字

注同徐失銳反殄切韻徒典反行下孟反注同喉音侯

疏

正義曰帝呼龍曰龍我憎疾人為讒佞之說絕

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人欲遏之故命汝作納言之官從早至夜出納我之教命惟以誠信每事皆信則讒言

自絕命龍使勉之傳正義曰聖聲近疾故為疾也殄絕震動皆釋詁文讒人以善為惡以惡為善故言我疾讒

說絕君子之行衆人畏其讒口故為讒也動驚我衆欲遏止之詩美仲山甫為王之喉舌喉舌者宣出王命如

王咽喉口舌故納言為喉舌之官也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為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

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皆

也以信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傳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

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欽哉惟時亮

天功傳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疏

正義曰帝既命

用衆官乃總戒勅之曰咨嗟汝新命六人及四岳十二

牧凡二十有二人汝各當敬其職事哉惟是汝等敬事

則信實能立天下之功天下之功成之在於汝可得不

哉之哉傳正義曰傳以此文總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

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等過滿二十二人謂此也

其稷契臯陶皋陶父戕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舊故不須勅

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勅命之者岳牧外內之官常所

咨詢故亦勅之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

正元日格於文祖所勅命也案經格於文祖之後方始

詢於四岳咨十二州牧未必一日之內即得行此諸事

傳既不說或歷日命授乃總勅之未必即是元日之事也鄭以為二十二人數及戕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勅使敬之也岳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以勅牧不勅岳也必非經旨故孔然說不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傳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

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庶績咸熙

分北三苗傳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

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音義

黜丑律反北如字又音佩令力呈反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言帝命羣官之後經三載乃考其功績經三考則九載黜陟幽明明者

升之闕者退之羣官懼黜思升各敬其事故得衆功皆  
廣前流四凶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結其嗣不滅其  
國舜即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閹當黜之其君臣有  
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  
也傳正義曰三年一閹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  
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幽  
明有別黜退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升進其  
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也考績法明人皆自勵  
故得衆功皆廣也分北三苗即是黜幽之事故於考績  
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者言相背必善惡不同  
故知三苗幽闇宜黜其君臣乃有善否分背流之不令  
相從俱徙之則善從惡俱不徙則惡從善言善惡不使  
相從言舜之黜陟善惡明也鄭玄以為流四凶者卿為  
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耳猶為國君故以三苗為西裔  
諸侯猶為惡乃復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  
傳竄三苗為誅也其身無復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

分北非彼竄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王肅意彼赦宥者復繼為國君至伯三苗未必絕後傳意或如肅言

舜生三十徵庸傳言其始見試用三十在位傳歷試二

年攝位二十八年五十載陟方乃死傳方道也舜即位

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

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

年凡壽百一十二歲疏

傳正義曰上云乃言底可績三載則歷試當三年云二年者其

一即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耳受終居攝尚在臣位故歷試并為三十在位謂在臣位

也論語云可謂仁之方也已孔注亦以方為道常訓也  
舜即位五十年從格於文祖之後數之升道謂乘道而  
行也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國故通以巡守為名  
未必以仲夏之月巡守南岳也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  
是舜死蒼梧之野因而葬焉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過  
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  
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即在三十在位  
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為天子五十年是舜凡  
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  
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是在位五  
十年其文明矣鄭玄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  
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  
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  
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  
一而踐天子位三  
十九年崩皆謬耳

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傳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別生分類傳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作汨作傳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為汨作之篇亡九共九篇橐飫傳橐勞也飫賜也凡十

一篇皆亡音義

釐力之反馬云賜也理也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別彼列反分方云

反徐扶問反汨音骨共音恭王己勇反法也馬同橐苦報反飫於庶反橐飫亦書篇名也汨作等十一篇同此序其文皆亡而序與百篇之序同編故存今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即隨其次篇居見存者之間衆家經文並疏盡此惟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

疏



正義曰此序也孔以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宜相  
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序附於本篇  
次而為之傳故此序在此也帝舜治理下土諸侯之  
事為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任之方而統治之  
又為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別異類各使相從作汨作  
篇又作九共九篇又作彙飲之篇凡十一篇皆亡傳  
正義曰在虞書知帝是舜也下土對天子之辭故云  
理四方諸侯各為其官居其方不知若為設之凡此  
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闇射無以可中孔氏為傳  
復順其文為其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汨之  
為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為興也言其治民之功  
興以意言之耳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  
之是彙得為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為之加  
膳如膳則飫賜是飫得為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  
也謂

尚書注疏卷二

尚書注疏卷二考證

舜典序疏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臣召南按此文

据帝繫與大禹謨疏所引正同句芒史記作句望螭  
牛史記作橋牛漢書亦作螭牛師古曰螭音橋

溫恭允塞傳疏毛傳訓塞為實○實監本訛貴今改正  
納于大麓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臣召南

按以錄訓麓義終未安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  
可謂確當且錄尚書之名起于成帝時王鳳至東京

每帝初立輒置太傅一人錄尚書事魏晉以來遂稱錄公沈約宋志引王肅注納于大麓曰堯納舜於尊顯之官大錄萬幾之政也先儒每謂王肅嘗見孔傳此亦一証但舜已宅百揆即是大錄萬幾之政何必複見此文乎林之奇辨傳誤是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傳王者正天文之器○王者監本訛玉者今改正

又傳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李光地曰七政之行

不齊而一政之行又自不齊故日則有贏縮月五星則有遲疾而五星且有留退虞周步推之法不可聞已後代考測至今日而始明其說曰七政皆終古平行也因有高卑遠近而生遲疾皆視行也天以圓而運七政逐天亦以圓而運如九珠之隨盤皆自作迴環之勢非遲行也故因行而生輪因輪而生高下遠近仰而視之贏縮遲疾以至留退皆由於此矣然日者從天其輪一而已月五星從天又從日故有隨天

之輪又有逐日之輪兩者相加然後高下之視逕遲疾之視差一一可以籌策運算而坐致之蓋雖古所未講而其理不誣也

臣召南

按孔傳解政字即天官

家日德月刑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土信之說故下文云以審已當天心與否也但經文正與堯典厯象日月星辰意同傳說非是

又疏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晉志本文卯作殼又疏晉世姜夔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

臣召南

按張衡二字衍文也玉海引此疏直云姜夔葛洪甚  
是

又疏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陳師凱曰錢樂  
本名樂之孔疏脫之字耳

肆類于上帝音義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  
紫微宮天之最尊者○監本誤以此二十四字為孔  
傳今改正

至于岱宗柴○朱子曰注家以至于岱宗柴為句某謂

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為句如柴望大告武成漢郊祀

志亦云柴望秩于山川

臣召南

按傳云燔柴祭天告

至則是至于岱宗

句柴句

望秩于山川

句

於義自通

羣后四朝傳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

臣召南

按如孔傳是天子有巡狩諸侯無述職也史

記注引鄭康成曰巡狩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也其說遠勝孔傳乃釋文引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說又微異然亦



勝孔傳矣

疏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臣照按漢

志本文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為一分  
不云千二百黍也宋皇祐中房庶言得古本漢志云  
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今文脫  
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八字當時范鎮力主其說而司  
馬光極闢之此疏引漢志云云然則唐初本固有不  
同但以千二百黍為一分則分固不得若是廣如讀

去聲謂是黃鍾之一分則語固欠明又不得接下十分為寸句當必有訛脫字也

又疏十龠為合○

臣召南

按漢志本文作合龠為合

宋祁曰合龠當為十龠据此疏則孔氏所見漢志作十龠矣蔡傳即据此疏亦作十龠

帝曰俞汝往哉○顧炎武曰古堯典舜典合為一篇故格于文祖之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荅之辭已明則無嫌

也

益拜稽首疏益是皐陶之子皐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臣召南按皐陶即庭堅左傳可据若益則史記彼此不符但益既與皐陶並列為八凱其非父子顯然孔疏据史記謂是皐陶之子誤矣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李光地曰虞書命夔先言詩後言聲律教胄子之事辨志為先也周禮太師先言聲律後言六詩教瞽矇之事審音為重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劉敞曰益稷之末又有夔曰於云云然則舜典之末衍一簡耳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傳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臣召南按孔傳之

失在解四岳為四人故于九官中強分禹垂六人為新命夫稷契皋陶大聖大賢不在二十二人之數可乎且十二牧中豈必盡出新命四岳則歷官為最久矣又何以得并數之



尚書注疏卷二考證

謹案第二十頁後四行不分孤寡刊本分訛念據

左傳改

第二十二頁後三行周禮條狼氏刊本條訛滌今

改

第三十八頁後二行函鍾小呂刊本作林鍾仲呂

本通但既引用周禮自當從其原文今據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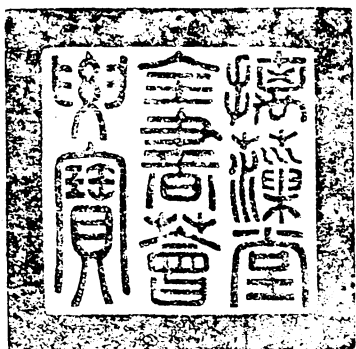
考証第二頁前四行天以圓而運刊本圓訛圉今

改



--	--	--	--	--	--	--	--	--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膳錄監生臣張承恩